

江郎才劲



徐江

别人的精神春晚——文化人的“百慕大”之三

每到年末,媒体总要炒有关央视春晚的话题。其实文化人的嘴皮,也有一年一度的“精神春晚”,那就是每年十月发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和每年二月份的奥斯卡金像奖。

诺贝尔文学奖。瑞典在欧洲,顶多算文学上的二流国家。过去的一百多年,只出了三个能获全世界认可的作家:戏剧家出身的超级文豪斯特林堡;表现主义诗人、小说家拉格奎斯特;现在依然在世的诗人特朗斯特罗姆。

瑞典语的作家中选秀,其得奖作家价值的可疑性不言而喻。

那么中国文人为什么会关注这个奖?起先是因为求知欲——经历了1960-1970年代近二十年的文化闭塞,忽然发现国外二十世纪的文学竟如此多姿多彩,由此产生了某种仰视;后来则又加上经济意识虽然觉醒,文化人的收入有限,那遥远的一百万美金眺望起来便分外诱人了。

只是匆忙之中,大家忘了,当初仰视的诺奖文学群星里,像福克纳、海明威、加缪、萨特、艾略特这样的巨星级文豪还是太少了,至于更高一级别的托尔斯泰、左拉、哈代这样的泰斗,则彻底无缘于该奖。而瑞典学者对于中国的文学,委实又有着太多文化、语言乃至价值观上的隔膜,所以从已故的鲁迅、老舍,一直到今天的某些人士,大多数诺奖绯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自娱。只有国家的地位在世界居于绝对强势,它的艺术和文化才有可能得到异国的正视与尊重。

奥斯卡金像奖。“奥斯卡”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公众媒体上,是通过姜昆和李文华说的一段相声。其

实那就是美国电影的“金鸡奖”。之所以举世瞩目,一是因为美国电影业发达,获奖影片一般都在制作和市场上具备较高水准;二是因为它有个专为国外电影设立的最佳外语片奖——但是这个奖多是奖励文艺片的,跟其他奖项对票房片的重视,有着挺大不同。

因为中国电影已经多次拿到过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奖,奥斯卡对于中国影人尤其是个大诱惑,毕竟只有得到来自地球第一电影王国的肯定,那才算是真正的大满贯。可是好玩的是——每年我们这里媒体也好、影评也好,一致都把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希望放在本土的票房片上面!到底是什么让某些人一直顽固地坚持这种误会式的思维呢?

这错误让我想起过去戏曲影视对《水浒传》中林冲形象的误读:明明是“豹头环眼”、“执一杆丈八蛇矛”——注意,同样文字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是用来写张飞的——可大家呢,偏偏把林冲,打扮成了白面书生……

徐江: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、《十诗人批判书》等。

断魂枪



东枪

记性与忘性

前些天,我曾暗自考虑起黄集伟老师当年在做“孤岛访谈”时向那些被访者提出的问题:假设你要被送到一座衣食无忧的孤岛,并长期独自困守在那岛上,那里不提供你任何精神生活,而你又只许带一本书,你会带哪本?考虑再三之后,我的答案是:带本儿《聊斋志异》。

选《聊斋志异》,首先是因为这书足够精彩有趣;其次,是因为这书里有很多某某人落难之后遇到好心的神鬼妖狐(很多时候还是化作美女)来搭救的故事。在荒岛上读,多少能读出些希望来;而最后一个原因,则是因为我这人忘性很好、记

性很差。

前两点都好理解,最后这点得单独解释一下:我这人记性很差,而《聊斋志异》又偏偏是几百个不同的故事组成了还比较厚的那么一大本儿,因此,我从来都是一读到后边就已经把前边的故事彻底忘了——我相信,照这种边读边忘常读常新的读法,这几百个故事足够我津津有味地反复读一辈子的了。

我觉得,这基本上可以看成是拥有烂记性的一大好处。有个著名的美国电影,叫《初恋50次》,说的是一个女孩得上了奇怪的短期记忆失忆症,每天晚上睡一觉就会把头一天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,所以,她就在50天里和同一个男人相识、恋爱了50次,而在她本人看来,却每次都是与这男人的初次相恋。这电影我其实没看过,但我听说,这是一部喜剧片,而不是恐怖片——我觉得这足以证明,记性不好有时候可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我后来找人打听了一下,我这是怎么回事儿。人家告诉我说,可能是老年痴呆症提前了。我后来查查资料,觉得八成还不是。资料上

说,老年痴呆症患者通常是短期记忆能力下降,长期记忆能力正常,我却不光是眼前的事情记不住,多年前的旧事也都忘得差不多了。

想起说说关于记性、忘性的问题,其实是因为我最近发现,受这个问题困扰的恐怕不只我一个。

比方说,这两天我看到一则新闻:长春市一位领导最近说,要在该市公安局1万余名民警中“按照1%的比例来抓反面典型”,并且要让这被“抓出来的”的大约100名民警“进入学习班”。

我要是没理解错的话,这基本上就是说,要按照比例、名额,来抓出当地公安系统里的“坏人”来。看到这样的一条新闻,我的第一反应是欣慰,因为终于发现,原来有人比我的忘性还大——有些事儿连我都还记得,他们却忘了;接下来,我又觉得有些困惑,因为不知道他们这种忘性到底该不该算是老年痴呆——三五十年的事情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来说,该算是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,我还真说不好。

东东枪:专栏作家。专栏文字散见《新快报》《南都周刊》等报刊。

纸上谈斌



余斌

访老先生“不遇”

因在一位老先生的书里看到许多过去的人与事,有语焉不详者,想弄个明白,遂起意登门拜访。与老先生相熟的D君便给老先生打电话,约好了下午引我去求教。如约叩门,却无人应答,老先生平日起居都是保姆照料的,想是保姆外出了,老人耳背,听不见门铃响。D君便打电话进去,果然是独自在家,卧床,却已忘了所约。连忙让他慢慢穿衣,我们在门外等候不妨。待两支烟抽完,里面又有了动静,再打电话进去问时,老先生似乎很茫然。也许刚才压根儿没听见客就候在家门口,也许衣服穿了一半,想不起起身为何

事,又躺下了。

然而这一次显然全明白了,过一阵就听见拖沓的脚步声慢慢到了门前,而后是弄锁的声音。但对老人而言,现在的防盗锁大概过于复杂,不好对付,左旋右转的,就是打不开。我们在外边爱莫能助,只好劝他罢了,改日再来。待他终于选择了放弃,大约两边都松了一口气。我的拜访于是因一扇门之隔,闻其声而不见其人,最后终成“不遇”。当然有点遗憾,不过倒也并不觉得冤枉:访人不遇的事在过去碰到的也多了,以这样的方式“不遇”,却是头一遭,反过想来,不遇反倒成了小小的奇遇。

这样的“不遇”让我想到,现在的都市生活中,真正的“不遇”已然基本上成了发生的可能。有了电话手机,都是事先约定,再不肯打无把握之仗,贸然闯上门去。除非是有意制造戏剧效果,要给对方一个意外。再不然便是一方打定了主意要做不速之客,一方有意避而不见,比如债主上门讨债,又或包二奶的阔佬躲避老婆的纠缠,不过这已显然不

属“不遇”的范畴。古人诗文中访谁谁不遇的简直可以立为一项,其中还不乏名篇,这一路的题目,现在的人只能扔古人专美于前了。要让我们扔了现代通讯手段于现实中体味那样惆怅、失落的滋味,我们也不干。

我不能说我的“不遇”只有喜剧性的一面,它也让我意识到什么叫风烛残年。在门前等候的那段岁月,D君说起有次他去另一九十多高龄的老先生家拜访,老人也是独自在家,也是步履蹒跚地来应门,也是拿锁扣,最后是从窗户将钥匙扔出来,这才避免了“不遇”,但那次拜访以后不久,老人便去世了。对我们而言,一次不遇只是一次而已,对老人而言,则可能是永远。我想我该找机会再去拜访,分享老先生的记忆,大概也唯有通过记忆分享才能证明,世界是我们的,也是他们的。

余斌:著名学者,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著有《张爱玲传》《事迹与心迹》《周作人》《字里行间》等书籍。

快报《现代家居》广告订版电话: 13151077031

永锦装饰 品牌装饰 专精各类大小户型的家装、别墅、商业空间等

海波装饰 特别推出 小康型 二室二厅86m² 半包价13800元 全包价19800元

宝电装饰 市住宅装饰装修资质企业 自备家装直通车 备有多套样板房

瑞品装饰 绿色环保放心企业 环保用材:远东电线、金牛水管、东大木工板、上海立邦漆

龙浩装饰 品牌家装 品牌企业 专精:中高档家装/工装的设计与施工

居易装饰 品牌装饰公司 省内设计大赛银奖单位 中国室内装饰协会会员

扬子快购网 装潢中心 www.yzkg.net 为业主提供: 建材团购,快捷省钱;设计施工,一站服务。